



目 录

第一章	白蛇	(1)
第二章	加斯贡人的幽默	(3)
第三章	侥幸不死	(5)
第四章	受惩罚先生	(8)
第五章	主教与骂人	(12)
第六章	阴魂不散	(13)
第七章	演说大家普罗旺斯人	(16)
第八章	以后总这样骗我得了!	(19)
第九章	随和的丈夫	(21)
第十章	栗树花	(27)
第十一章	哲学家教师	(29)
第十二章	假正经的女人	(32)
第十三章	手足相残	(40)
第十四章	爱弥儿·德·屠耳韦勒小姐的故事	(43)
第十五章	爱的诡计	(65)
第十六章	就按要求的干吧!	(79)
第十七章	院长上当受骗记	(82)
第十八章	放荡的后果	(149)
第十九章	对等惩罚	(158)
第二十章	活王八	(163)
第二十一章	装得下两个人	(174)
第二十二章	丈夫改邪归正	(177)



西方文学经典

- 第二十三章 教士丈夫…………… (183)
第二十四章 妻子复仇记…………… (191)
第二十五章 色狼…………… (198)



第一章 白 蛇

本世纪初每个人都认识第戎最动人、最漂亮的女士——C院长太太^①大家都看见过她躺在床上公开抱着一条白蛇亲热。这个轶事叙述的即是这条白蛇。

有一位外国贵妇人前来拜访，她对如此美丽的院长太太百般喜爱这条白蛇十分奇怪，急于了解其原因。因此，院长太太答道：“它是我在世上的最要好的朋友。我以前狂热爱过一个小伙子，太太，他十分有吸引力，后来却迫不得已地离开我，远去摘取〔军功〕桂冠。”

在这之前，他请求我在咱们定期为往之外，依照他的样子，确定某些约会的时间。因此，我们分别躲避到幽静的地方，以便绝对确保只有我们两人享受这一段欢乐时光。

“有一天傍晚五点，我信守承诺，到花园尽头的一间缀满鲜花的小书房，与他会面。我那时的确相信不可能有蛇这样的动物进入我的花园，但是，突然发觉您刚才看到我如此视同宝贝的这个讨人喜欢的小宝贝就在我脚下。我就想逃去，但是白蛇蠕动伸展，挡在我面前，似乎是请求我给它一条活路，仿佛是想发誓一点也没有伤害我的意图。它见我安静下来，就蠕动到我面前，在我脚下盘过来扭过去，矫健一次胜过一次。我情不自禁地轻轻用手抚弄它。它轻巧的把头钻进我的手心。我抓起它来，壮着胆子将它放在我的膝头，

^① 按一般的用法，“院长”应为各级法院的院长。



它缩成很小的一团，仿佛睡着了。我立刻觉得惴惴不安，不知是什么缘故，我不由自主落泪了，眼泪掉在它身上，这美丽的小动物全被浸湿了。……它被我的痛楚惊醒，认真的打量我。它呻吟起来。它居然抬起头来，碰我的乳房，它抚弄着我的乳房，最后掉到地上，仿佛是晕了过去。

“‘啊，天啦！全完啦！’我惊讶：一定是我的情人死了！’我立刻离开那凄凉的地方，怀抱着白蛇，好像情不自禁地有一种秘密的情感联结着我和它。

“是人所不知的声音发出的要命警报，它的判决您无论如何理解都可以呀！一个星期以后，我就听说爱人战死了！——就在那条白蛇出现在我眼前的同一时刻。自此，我一点也不想与它分开。最后，我结了婚；然而条件很明确：别把它赶走。”

说完，惹人怜爱的院长太太抱起白蛇，搂在怀里，让它像只小狗一样在前来问候她的夫人跟前做出无数次盘旋动作。

啊，这是天意！你的指令是多么玄妙莫测，假如这一奇事真的像布尔戈尼省每个人确定的那样确信无疑！



第二章 加斯贡人的幽默

有一个加斯贡军人从路易十四那儿得到一笔赏赐——五十皮斯托，因此，他手持敕令，没有通报就进了科耳贝先生^①官邸。刚好碰上科耳贝先生在和几位爵爷进餐。

“各位，您们哪一位是——”他问道，说话的音调一听就清楚是哪里的人：“请问，哪一位是科耳贝先生？”

“是我，先生，”大臣答道：“有什么能够效劳的吗？”

“小事一件，先生，只不过是皇上的恩赏，一五十皮斯托，您得立即交付给我。”

科耳贝先生见来者挺滑稽的，就请他答应等饭吃完之后再请，还请他不要着急，不妨请上桌来一块进餐。

“非常乐意，刚好我还没吃。”加斯贡人回答说。

进餐完毕，大臣（已经抽空让人通知了第一协理^②）对那个军官说，他自己可以上办公室去，去找协理领取赏赐。加斯贡人就去了，然而对方只给了他一百皮斯托。

“您一定在开玩笑吧，先生？”他对协理说道：“您难道没有看到敕令上面说的是一百五十皮斯托吗？”

协理说：“您那个敕令我倒是看明白了，但是，我不得不扣除您五十皮斯托饭钱。”

“见鬼，五十皮斯托！我如果在客栈吃只需花二十索

^① 若望·巴蒂斯特·科耳贝（1619-1683）：法国名相，曾任路易十四的财政大臣。

^② 实际上是第一大臣的办公室主任。



耳!”

“对，但是您无法同大臣们一起进餐，沾不着光呀!”

“唉，那也是，”加斯贡人说：“如果是这样的话，您就将钱留下吧。我明天带个朋友来一起吃饭，我们就算两不相欠啦!”

大臣开的玩笑和加斯贡人的对应回答，很令皇宫里面的人高兴了好一阵。皇上就给军官再加了五十皮斯托赏赐。他非常得意，衣锦还乡，肆无忌惮地吹嘘凡尔赛宫（科耳贝先生是怎样进餐的），以及他们是如何回报加龙流域地方^①的幽默的^②。

① 加斯贡省属加龙流域。

② 通篇说明加斯贡人——按照法国人旧有的说法——性喜逗乐，爱吹牛，也挺有风趣



第三章 侥幸不死^①

到处都是这样不小心的女人：自己认为只要奸情不败露，完全可以最少与人勾勾搭搭而不至于惹恼丈夫。如此的想法往往带来可怕的后果，比她们完全堕落还要可怕。我们在这里提出当作醒世良言，朗格多克地区尼姆城的赫赫有名的妇女吉萨克侯爵夫人的遭遇即是这方面的确切无误的证明。

充满热情，冒失，有失检点，然而人很机智，还不失其风度，吉萨克侯爵夫人认为，她同奥默拉斯男爵鸿雁传书，互表爱慕之情，不会有什么后果。第一是由于不会有人知晓，就是不小心被人发觉，她也能依然保持清白之身，根本不可能蒙受羞耻。她却打错了算盘。……

吉萨克先生妒嫉心强烈可极，早已猜测太太同人通奸，就盘诘了妻子的一名贴身仆人。他截获了一封信，他最初并没能从中发觉有任何能够证实自己的疑惑的东西，但这更无限增加了心里的疑虑（心里惴惴不安，真是急死了人）。因此，他带上一支手枪，外加一杯柠檬水，疯了一样冲进了妻子的卧室。

“您背叛了我，夫人！”他暴怒地吼叫道：“您自己看看这封短信吧，它使我全部知道了。再也没有时间犹豫，我让您自己选择怎么个死法。”

^① 原题为“幸运的骗局”。



侯爵夫人尽力解释，对丈夫赌咒发誓说他弄错了；她不小心，有过失，或许不错，然而的确没有犯罪。

“没良心的母狗，你再也欺骗不了我啦！”丈夫说着，怒火万丈：“别想再骗我！赶快选择吧，要不然，我立刻一枪结束你的小命！”

可怜的吉萨克太太害怕得要死（决心还是服毒算了），端起杯子，喝了下去。

她刚喝了一部分，侯爵就叫道：“够了，不能叫你一个人死。被你憎恨，受你欺骗，你让我活在世上干什么呢？”说完，他把余下的“毒液”喝了下去。

吉萨克夫人喊叫道，样子可怕：“噢，先生，您想将我们俩搞成什么样子啊？请您不要拒绝给我请个忏悔师来，并且还求您把我双亲找来，好使我最后一次吻别他们。”

马上派遣人去找这可怜的女人想见的人来。她投入生她养育她的父母的怀中，再次申辩自己无辜，但是，做丈夫的以为自己受了妻子的愚弄，如此残忍地惩罚她而又自己丢掉性命，我们又怎么能责怪他呢？无路可走才如此干的，因此，在场的人也都流泪不止。

正在这时，忏悔师到了。

“在我生命就要结束的悲惨时刻，”侯爵太太说：“为了安慰我的双亲，也为了我死后的名声，我要公开忏悔。”说着，她大声念出自出生以来良心责难她的所有事情。

丈夫认真听完，没听到提到奥默拉斯男爵，便十分确定，在如此的时刻，妻子肯定不敢故意隐瞒，欢喜至极，一跃而起，一下子抱住岳父母，叫道：

“啊，亲爱的爸、妈！请放宽心，请您女儿原谅我如此



吓了她。她那时很令我着急，我才想稍微报复她一下的。她和我喝下的东西里边任何毒也没有，她放心好了，大家都放心吧！但是，她最少得记住，真正正直的女人既不应该做坏事，也必须不让人怀疑。”

侯爵夫人的情形糟糕得很，好不容易才清醒过来。她最初真认为自己服了毒，就胡思乱想，想象即将暴死了。她哆哆嗦嗦地站起来，抱着丈夫，狂喜不已，再也不痛苦。适才那恐怖的一幕纠正了这妇女，她发誓以后连稍微有点过失的把柄都不会有（她遵守了承诺）。她和丈夫共同生活到现在已有三十年，的确没有一点可谴责她的地方。



第四章 受惩罚先生^①

在摄政时期的巴黎有件怪事，真是不同寻常，直到现在人们谈起来还兴致盎然。这件事，从一方面，是一种见不得人的放荡行径，其缘故到现在还不太清楚；从另一方面来说，是三人被杀害，恐怖得很，杀人犯从未被抓获。这灾难，其实是自作自受，暂且说说种种推断吧——这样或许恐怖的程度能够降低些^②。

萨伐里先生是一个老光棍，上帝对他未免亏待^③，但是，人却非常机智，同人也相处融洽。他住在食客街，来来往往都是上等人。可是，据传，他有个奇怪想法，就是用自己的住宅充当某种十分奇怪的淫荡场所，里面只准许有地位的妇女或者小姐进去，她们一个个全都愿意在极度深沉、神秘莫测的阴影下，不需要付出代价就享受肉体的快乐。在他家中，她们能够找到相当数量的乐意给她们满足的相好，露水夫妻的恩爱还一定不会出任何意外，女人尽可以从中采摘鲜花却不必冒收获荆棘的危险——如果如此的苟且之事发展成经常化的通奸，那就太容易满地荆棘了。这类夫人或者小姐翌日在社交场所看见头一天才厮混过的男人，就伪装素不相识，那个男人也似乎没发觉她与其他的女人有什么不同。如此，做丈夫的不会吃醋，做爸爸的不会大发雷霆。不需要

① “受惩罚”，看为是作者给主人公的绰号。

② 这句话原文有脱落，原编者没有补上。

③ 据原编者注，这是指他双腿残缺。



离婚，也不必遁入修道院，总而言之，不会有这种行为通常产生的毁灭性后果，再也没有比这更加安全的了。假如放在现在，这种做法肯定很危险，可是，在我们这个年代，两性间腐朽败坏的风气超过了所有已知界限，叙述上述这种事情，毋庸置疑，恐怕只会使人产生——如果不同时讲述以下自作孽者受到惩罚的怪事——如法炮制的想法。

策划并执行罪恶计划的萨伐里先生，尽管生活富裕，但却只愿雇用一个仆人、一个厨娘，为的是避免有更多的证人知道他家中发生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

突然有一天，上午，他的一个熟人来请他去用餐，

“好，当然愿意，”萨伐里先生答道：“好意难却，为了表示谢意，我要吩咐下去，从我的酒窖里面提取最好的美酒。

仆人刚得到命令，那位朋友立即就说：“等一等，我想见识见识有名的‘拉勃里’葡萄酒，不要让它欺骗了我们。……我对窖藏美酒还是稍有点研究的。我想同他一块去，留意他取的是否是最好的。”

“好，好，”主人立即理会他这个玩笑，说道：“要不是我像现在这样腿脚不灵活，我会陪伴您一块去的，当然，您亲自去看看那小子别使我们喝错了酒，我依然很高兴的。”

那位朋友就跟着去了。一进酒窖，就拿起一根撬杠，一下子击毙了那名仆人，又上去进到厨房，将厨娘打死在地，就连路过时碰到的猫狗也不放过，最后，回到萨伐里的房间，打将过去，那残疾人不能自我防卫，同佣人一样，立即也被格杀。

丝毫没有怜惜之心的凶手若无其事，对所犯罪行根本不



感到后悔，反而在桌上找来一本书，在空白页上详尽记录前后经过的情况，之后任何东西也不动，什么也不拿，还将大门关严实，扬长而去。

萨伐里先生的家常常车水马龙，这场凶残的屠杀不迅速被发觉是不可能的。有人来敲门，没人应答，来人非常肯定主人是没有可能出去的，就破门而入，立刻看到这倒霉蛋寓所里那恐怖的场景。那残忍的杀人犯讲述罪行的详尽情况意犹未尽：有一座钟，装饰着骷髅头，下边原先有一句警句：“请看它吧，你生活放老实点！”他竟然又将一张纸贴在上面，写了这么一句话：“请看他的生活，您对他这样的后果就不会惊奇。”

这桩血案很快就四处传遍。到处进行搜查，惟一同这件残酷案件有关的线索是发觉有个女人的没有签署名字的一封信，上面写的是这样的几句话：

“咱们完蛋了，我丈夫他什么都清楚了，你赶快想办法补救，只有帕帕瑞耳才可能让他恢复理智，快想办法请他对我丈夫说说，不然的话，就没有活路可盼望了。”

帕帕瑞耳是军队中特殊供应财务主任，为人随和，往来无粗鄙的人，仍然传讯了他。他承认曾去拜访过萨伐里，然而皇宫和城里有一百多人往常去他家，旺多姆爵士可算得这些人之中最显赫的，但是帕帕瑞耳仅仅是稀客之一。逮捕了不少人，几乎都随抓随放了。不胜其烦，〈最终〉确信此案涉及头绪太多，有损于首都一半的父亲和丈夫，还会累及无数的高层人士〈因此，法官们脑子里破天荒头一次用小心代替了严厉〉。

只能不了了之，所以，没办法给那个罪有应得的混蛋报



仇——也是因为他恶贯满盈，〈没有哪个正派人士〉怜悯他。然而，尽管美德对此无动于衷，恶德却长久令我感到悲伤。那些风流男人在伊壁鸠鲁的这个可爱的信徒家中有过很多爱神木的果实^①可以摘放，除去他们以外，还有那些美丽的维纳斯女祭司^②，曾经天天到爱神神坛来顶礼膜拜，对神殿终被拆除只好涕泪交流了。有位哲学家〈看了这个故事〉，好像用心权衡了方方面面，仿佛说过，假如说这桩奇事或许触动了一千人，其中五百人的感觉是痛快的，另外五百人会为之悲伤，即使这样，随后也就无关痛痒了。可是，就是不幸，这场灾难致使再也不能够风流的人达到八百，只有二百人感到满意，实际上萨伐里先生生前所做的好事还是多于坏事，惟一的罪犯就是把他打死以泄私愤的那人，我还是想让您自己判断，迅速转入以下的故事吧。

^① 萨德对伊壁鸠鲁伦理观加以歪曲，宣称伊氏的快乐说就是主张不惜一切手段追求性欲的满足。

爱神木即姚金娘。据希腊神话，它象征爱神阿芙罗迪特。

^② 古希腊有过一种陋习，有些处女自愿“献身”阿芙罗迪特（罗马神话称做维纳斯），去神庙里充当女祭司，实际上是去初试云雨情。



第五章 主教与骂人^①

有些虔城人物对于骂人的言语其看法是十分独特的。依照他们的想法，有些字母如此这般排列，十分讨永恒上帝的喜欢，如果不小心，如果换种排列，上帝就会勃然大怒。这毫无疑问是使看起来虔城的人犯糊涂的最好笑的偏见之一。

在这些对责骂忌讳颇多的人士之中，有一位是密尔普瓦的前主教。此公在初年以圣洁闻名。

有一天，他前去拜访帕密耶的主教。两城市之间的大路泥泞不堪，他的马车陷进了泥沼。无论车夫如何使劲，马就是不肯拉。

车夫勃然大怒，最终说道：“大人，您在这里等着，我这几匹马是不愿走的。”

“这是为什么？”主教问道。

“我得使劲地骂，但是大人您是不允许骂人的。那么我们就不得不在这里露夜了，如果您反对我破口大骂的话。”

“好啦，好啦，”性格和蔼得不可想象的主教说，一边划个十字：“我的孩子，那么你就骂吧！但是……少骂点。”

于是车夫就粗声骂了起来，马拉了起来，大人上了车去。一路平平安安，最终到达了目的地。

^① 原名为“主教陷入泥沼。”



第六章 阴魂不散

世界上的事情，让哲人最不相信的即是有鬼魂。即便我下面转述的奇闻有很多人签名证明，。还记入了值得注意的档案，虽然——我说——有这些证据，如果当时确凿无疑，可以当成可信之事，不管现代的斯多噶派如何表示疑惑，还是可以认为，虽然并不是全部鬼故事都是真实的，最少下面这件事情的一些情节十分奇怪。

有一位富婆达勒芒，整个巴黎上层社会都清楚她是个乐天派，为人爽直，率直，往来全是上等人。她自从二十多年以前寡居以来，就和一位姓梅努的商人同居。这人住在河滩圣若望教堂旁边。

一天，她去一位同她性格差不多、交往人士也十分的太太——杜普拉茨家赴宴。刚刚从饭桌下来，人们交谈正高兴，突然有仆人禀报，请达勒芒夫人到旁边房间去一下，有一位她熟悉的人有点紧要并且重大的事要和她谈谈。达勒芒夫人吩咐请来人等一会，她不想打乱那样的社交场合；但是仆人回来后依然固请，因此，还是女主人出面催促达勒芒太太去看看到底是个什么意思。

于是她就去了，一看，原来却是梅努先生。

她问道：“什么事这么紧急，您就如此地到谁也不知道您的人家来打扰我？”



经纪人^① 回答道：“非常重要呀，太太！请您一定相信一定要紧得了不得，我刚刚从上帝那里得到许可来与您最后一次交谈。”

一听这个平时十分理智的人竟然出此言，达勒芒夫人大感意外，再盯着这位很久不见的朋友细细瞧，更是吓了一跳：只见他脸色苍白，整个面孔都变了形，于是就问道：

“您这是怎么回事？您怎么搞成这样，是何缘故呢？您又想和我说什么悲惨奇事？……请您赶快告诉我您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再平常也不过了，太太。我活了六十年，不过是到达了终点站，上帝仁慈、总算是到了。每个人都要向大自然进贡，我现在偿还完了。我遗憾的只是一样，即是，我弥留之时把您忘了。太太，我来此就是来为这个失误向您道歉的。”

“可，先生，您真是胡说八道！如此疯狂的事真是没听说过。您赶快清醒吧，要不然，我就要叫人了！”

“别叫人，夫人，冒昧造访，也不会打扰您太久，永远的上帝宽容给我的时限很快就到了。请听我最后一句话，然后咱们就要永别了。我已经死了，我说，太太。您马上就会明白我说的是事实。我遗嘱里把您遗忘了，我来给您弥补我的过失。请您拿上这把钥匙，立刻到我家去。在我床后帷幕的后面，您能够发现一道铁门，您就用我给您的这把钥匙将它打开，把门里边衣柜里的钱拿去。这笔钱是我那几个继承人不清楚的。就属于您了，不会有人同您争执的。再见了，太太，不要跟随着我。……”说完，梅努就消失了。

^① 前面没有提到他是经纪人。



不难想象达勒芒夫人返回女友那儿时是多么茫然不知所措。她无法隐瞒。

“这事得核查核查，”杜普拉茨夫人说道：“一秒也别耽误啦！”

马上吩咐车夫备马，她俩坐上马车，飞驰而至梅努先生家里。……

一瞧，他正在家门口，躺在棺材里面。两位女士上去，进了他家的房里。——主人的这位情妇大家都认识，因此，全部的房间全都没有理由拒绝她进入。她进了指定的那个房间，找到了铁门，用给她的那把钥匙打开门，看见宝藏，就将它拿去了。

毫无疑问这的确证明友情与感激之意，如此的例子并不是屡见不鲜的。这表明，即便阴魂出现十分吓人，可我们最少得同意，也应当原谅他们给我们制造的恐慌，因为他们来找我们通常是出于善良的动机。